

東游紀略

人樵先生惠正

揖唐

東游紀畧

段祺瑞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東游紀略

每冊定價五角（外埠郵費一角一分）

著者 王 揖 唐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承印股
法租界三號路一六一號

經售者 天津大公報社及各地分館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國與日本鄰國也歲之東遊者無慮千數百人著遊記者亦多矣而或傳或不傳一堂曩年遊歷歐西非止一國亦必有遊記而今獨以東遊紀略傳噫異矣一堂之東遊也爲佛教會所邀故與其國士大夫遊外與研究佛學者爲多因子弘法大師之事蹟調查最爲詳盡弘法大師爲溝通中日兩國文化之源閱千數百年得一堂爲之流布于中國則是記爲不虛矣後之覽者對於兩國文化之溝通其有意乎是爲序

甲戌十一月德化李盛鐸

余好游、曩者世界周行、足迹獨未履南美澳洲境、欲彌此憾、愧未能也、近國勢益頹落、研討日俄鄰邦政情、愈不可緩、曾與前溪商作俄遊、展轉未果、去歲南北馳走、計家食日不逮三分之一、各方友人、僉謂何不東渡、一覘近事、在廬山時、遂與蔣使雨巖、預定觀櫻之約、適弘法大師千一百年法會期屆、高野山金剛峯寺密教法侶、殷殷促行、以與昔年在平舉行時輪金剛法會趣旨符合、遂不恤鼓勇往焉、東友野崎誠近、願任臂助、互結遊伴、機緣甚巧、摒擋旬日、於四月十八日、(夏正三月五日)趁長城丸、由塘沽出帆、該船命名、余有題額、今尙懸正廳中、船長以下、招待備至、行前、在津、曾告誠近、謂爲旅中省事計、擬持不作詩不作書之戒、至是爲船長情面所屈、竟破戒書若干紙、復不善忍耐、吟詠故態、一發難止、相與大笑、在船中、得舊友福本大久保等歡迎電數通、廿一日、船抵門司、誠近妹夫、富田武彥、及其夫人愛子、自阪來迎、新聞記者麇至、攝影談話而去、水警署職員數名、到客室中、向誠近略加盤詢、旋復道歉、并以紙來、央誠近向余求書、誠近笑而拒之、伊知誠近不懌、亦不便強、日本警察嚴密、可謂認真、但絮聒太過、令人不堪、彼國人士、亦不諱言之、廿二日、船抵神戶、水警廳長泉雪香警視、親到碼頭迎謁、并由兵庫縣署、特派汽車來接、兩國友人、擁集岸上、密教團體、整隊相迎、握手爲禮、苦難遍及、大每新聞記者澤村幸夫、爲余舊識、相見尤歡、大朝各家、亦有記者來訪、以外稔友殊夥、遠道殷勤、祇有紉感、泉君同車、送至阪神國道上之甲子園旅館寓焉、大井犀花、代表東京清浦奎吾伯爵等、朝野名士百餘人、所發起之歡迎會、來神迎候、面訂會期、一時

客室、座爲之滿、犀花、名包高、一名兼孝、住俄有年、學行並茂、爲彼邦之著名露西亞通者、其夫人秀子之父、與後藤新平爲莫逆交、秀子父歿、經後藤資遣、留學俄都、畢業女子大學、回國後、始與犀花議婚、二十五六年前、余遊俄時、適與犀花同車、遂結爲唯一詩友、過從頗密、君酷嗜余詩、遇有新作、輒錄稿去、什襲藏之、民十辛酉、余遊東京、曾一度居停伊之小石川宅中、乃郎忠一、爾時甫入幼稚園、今則將入大學、昂然丈夫矣、東坡詩云、當時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顏、循誦斯言、眞堪驚悚、犀花又與同座、及大久保諸位、略事寒暄、盼訂後約、旋即散去、王重山爲亡友敬祥之長子、握談之下、已覺神傷、觸及中林往事、更增悲痛、據談鮑君翼君、前赴香港未回、老母在神、現移居神市北野町、年來貿易、略見起色、三弟聯山、年二十六、現在廈門、四弟鍾慶、年二十四、在上海梵王渡大學讀書、均甚好、外事課警吏伊井喜子治、復由神市趕來、稱係奉兵庫縣署派駐館中、特別照護、江鑑源總領事華本、持蔣使電、詢洽到東京日期、以便束約茶會、駐大阪任瀛士領事、名家豐、年家子也、余長議院、曾任秘書、携女公子永溫、來談甚歡、惟及太玄在東經過事實、不勝歎息耳、誠近之胞兄安近、胞弟朋近、亦均自阪來迓、朋近出爲大阪商船會社社長堀啓次郎之養子、改署堀姓、然與誠近友愛、則仍無間、現任大阪人造絹絲之旭會社常務董事、喬梓在阪經濟界中、頗佔勢力、人望亦佳、卜居箕面山下、園林雅潔、親以車來、導余往遊、約三十分鐘即至、山泉澎湃、貫流園中、因河鑿池、綴以天然瀑布、巉巖峭壁下、架一十丈紅橋、署名河鹿、河鹿、蛙類、聞非清溪中不能產有、茶餘

酒後、聞聲移情、雜花美樹、配置停勻、風景殊勝、中有石筍、及西山白松、各一株、係誠近自津移贈者、又徑尺之香杉、高可四五丈、翹立庭端、秀色可餐、誠近見告、謂係彼二十年前、在東養病、臨行時所手植者、爾時移自盆栽、細如食箸、十年樹木、洵不虛也、啓次郎、年將古稀、步履清健、談吐風雅、被任社長、已廿餘年、現已勅選貴族院議員、與現在阪之貴族院議員住友總理事小倉正恒、同占石川縣籍、有二難之稱、室多藏書、尤富經史、談次、乞余題字、將於園中刻石、已諾之矣、晚間在阪口館、招待晚餐、并携其夫人射子、及子朋近、媳順子、同往、以外則誠近、及余老友寺西秀武之子秀人、秀人之母貞子、誠近同胞長姊也、秀人現年三十四、曩遊平津、與余至稔、自畢業帝大後、旋任宇治川電氣會社社員、近挈其婦幸子、及幼子秀保、同居箕面、與堀宅爲鄰、屋小而潔、月賃僅十八圓、每晨趨阪、到社任事、傍晚乃歸、交通便利、於此可見、酒酣後、阪口居停、出楮筆索書、爲題蓬萊二字、稱謝不已、並爲堀君伉儷、各題數字、俾作紀念、歸寓已夜午矣、

廿三日清晨、密教和尚吉井芳純、到寓招待、經大阪之南海驛換車、徑往高野山、余商之誠近、並約朋近同行、該電車會社、與高野山、有甚深關係、特備專車、不載他客、該寺編纂主任中田法壽和尚、特來伴行、沿道說明當日弘法大師自華回日後、親到高野山、以及開山時之歷史事實、有驛名九度山者、據言係大師之母當日住所、大師至孝、每月省母至九次之多、故得是名、附近製造紙業者甚夥、傳聞亦當日大師、由唐土携來者、中多秦姓、聚族而居、高野紙品、全國

馳名、殆有自也、不過此等瑣瑣、不似密教經文法具、楷草書道等等、影響文化重大耳、沿站組有團體、持旗敬禮、表示歡迎、午后三時、行抵山麓之極樂橋畔、換乘爬山電車、登山至終點、換乘自動車、至第一靈堂、堂中供阿彌陀佛造像、本山管長、九十餘歲之龍池大師、已於月前示寂、臨時代理事務者、爲釋法傳師、又高野山大學長高岡隆心、(現本山管長)學監和田性海、圖書館長拇尾祥雲以下、幹部數十餘人、均親來迎迓、及抵寺之山門、由釋法傳師、導入落成不久之別殿中、肅客上座、室高敞雅潔、令人起敬、彼此各致敬詞、寒暄略畢、堅請舒膝便坐、慮余等不耐席地也、執事員司、均著禮服、進茗、進果、進肴、進餐、禮儀繁重、有逾尋常、如進一茗也、舉手加額、入門即跪、行叩首禮、到客座前、行禮如入門時、既進後、復如之、退至門前、又復如之、其他準此、山中大小寺院、共二百餘座、法會期、約五十日、每日登山進香者、約數千人、總計則數十萬矣、天竺普陀之盛、彷彿似之、晚飯後、接見來謁各客、有金山天泉師名穆韶者、年約七十許、現任大學教授、戒律謹嚴、佛學湛深、在毗隣之天德院中、住持有年、與談良久、並有贈詩、余亦立和、據言我國從前來學密乘者、如大勇、純密、持松、諸位、皆其受業弟子、惜余此行、時間匆迫、不能充分請益耳、是日人太疲乏、浴後寢息、

廿四日、晨餐畢、雨仍不止、是日爲我輩參與法會正式行禮之預定日、應在本山奧院內舉行、屆時乘特備之人力車前往、下車後、有持雨具者、掖余同行、院極廣大、設備莊嚴、誦經僧侶、約數百人、長跪羅列、殆無隙地、院內外萬炬輝煌、香烟繚繞、敬懼之念、油然而生、據言堂內

最高處、佛前一燈、係大師當日在長安之青龍寺、親受惠果大師之傳燈、千有餘年、至今未滅、余經大本山大覺寺管長藤村密幢大僧正導入、躋堂進香、行禮如儀、讀祝文畢、端坐聽經、禮成乃退、嗣經肅客者導觀金堂、六角經塔、各處、山之四圍、青松溪水、別有洞天、俯仰久之、頓消塵慮、壁懸標語、文曰、貧者一燈、勝似富者萬燈、蓋各燈均檀主所獻、闡明布施貴有誠意、不在物力之厚薄也、午后、參觀大學圖書館、又三寶院、龍光院、弘法大師入寂之遺迹存焉、據稱所有建物、悉遵原式、最後至靈寶館、陳列頗富、大師當日、由中土携回之各佛像、各曼荼羅、以及鉢具、草履、諸物咸在、以外可供研玩之珍物甚多、直如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傍晚回寺、歡迎公宴時刻已到、不遑休息、遂至大客廳中、主賓已齊集靜候、代理管長釋法傳、法會總監庄野琳真、及高岡隆心、金山穆韶、和田性海、藤村密幢、諸大師外、列席者、有泉涌寺派管長掠本龍海、新義豐山派本山管長富田數純、淨菩提院住職松永有見、三寶院住職關榮覺、大學教授加地哲定、靈寶館住職堀田真快、庶務部長高橋慈本等、數十人、主賓迭相致詞、酬酢盡歡、散後、便室暢談、復爲諸人作書、夜深乃息、

廿五日、晨餐畢、代管長釋法傳、暨幹部諸員、親蒞客室、虔致謝詞、余答謝後、偕至室外攝影、余與誠近朋近三人、另攝一影紀念、余允題詩識之、諸人親送驛前、備有紀念贈品、情文備至、高野町長玉置政次郎、及警署長等、亦均親來迎送、寺中專派高橋法師、伴送至阪、車中談話甚夥、據聞金剛峯寺、與四國之善通寺、(弘法大師生長地所在)京都之東寺、醍醐寺、均富有

弘法大師遺迹、而高野山尤爲日本真言宗唯一靈場、自豐臣秀吉大闢以來、封建時代各藩主之墓地、悉隸山內、日人崇佛、可見一斑、大阪最大百貨店之一、曰高島屋、中設弘法大師寶物展覽會、除陳設各遺物外、並將大師一生事蹟、咸以實物刻畫出之、一一附以說明、余等下車、即往觀焉、高島屋支配人、乃誠近舊友、盛設茶點款待、並導入各室參觀、高橋師至是始辭去、朋近約於花外樓午餐、道經富田武彥宅中、武彥未歸、約愛子夫人同往、樓臨淀川、隔岸公園、萬木葱蘢、風景秀麗、飯畢、居停堅乞留書、乃漫應之、便道訪問大朝大每兩新聞社、是日晤談者、大朝爲社長上野精一、及高原操、又編輯局顧問原田棟一郎、東亞部長神田茂、大每爲編輯總務平川清風、東亞通信部長岡克曉、半皆舊識、叙談極歡、旋歸甲子園、以疲極早息、

廿六日、神阪諸友、紛至訪問、余以小極、欲遊須磨舞子等處未果、午后、電約任領事過談、告以已與田中清純（靜岡清水寺住職）師約定、明日將出席該處之歡迎會、任願伴行、同至東京、助理一切、

廿七日、清晨、瀨士如約到館、同往梅田驛、乘七時卅分車出發、車中晤駐華公使有吉明、又駐神戶耿副領事善麟、係請假回國、仍回名古屋任事、有吉公使旋於京都驛別去、一時卅七分、車抵靜岡、長野勳自東京來迎、長野勳及其兄朗、均精漢文、著述頗富、伊曾著有唐留學生阿倍仲麿傳、又中國與日本六十年外交史、芸生新著、伊曾與波多野乾一、共譯爲和文、銷行甚廣、東人極重視之、田中師已在驛前拱候、自驛至寺沿道有男女學生諸團體歡迎、新聞記者紛

來、並一一攝影紀念、入山門內、鳴砲撞鐘、表示敬禮、旋引導登樓小憩、靜岡市長菅貞仁、以贈物來、云係當地著名土產之漆盤、德室女學校長飯塚松代、亦携學生代表同來、贈送該校織繡之技藝品、二時半、乃出席正殿中之歡迎會、列席單內、市長外、有貴族院議員尾崎元次郎、中村圓一郎、衆院議員山口忠五郎、陸軍中將吉田石之助、及各界名士百餘人、會約兩小時許、乃畢、余作額書、分贈市長暨德室女子學校後、田中導往寺之前後參觀、並至橙樹下、及鐘樓前、攝影、又言、曩者寄津分贈之橙、即該樹所結實也、邀登鐘樓、共撞大鐘、以鳴樂意、同至寺側公園散步、旋備自動車、徧遊市內神社、及諸名勝、詢悉當地名產、茶漆以外、則水果也、晚閒於佐春館置公宴、座約百人、多歡迎會中所已見者、主賓致詞畢、設有餘興、以樂嘉賓、是夜宿泊大東旅館、甚酣、田中師等、夜深始別去、

廿八日九時卅分、自靜岡驛出發、送者與昨迎時無異、田中吉井親自伴送、并有安達君代表靜岡密教會、同行送至東京、將抵橫濱驛、大每記者三池亥佐夫、及寺西秀武、郡島忠次郎、諸位、先后登車迎晤、并以東京驛前來迎者多見告、恐無握談機會、故特遠來、先謀良晤、一時二十分、車抵東京驛、人極擁擠、約舉之、則佛教徒外、政軍實業藝文各界、咸有人焉、蔣使派諸館員以車來迎、余乘蔣使車、先到麴町區平河町之萬平旅館、旋至麻布區飯倉町之公使館、因時閒關係、與蔣使及館中同人、未及暢談、匆匆寒暄、作別回寓、寓中諸客、相待已久、然亦不克一一歡叙、因電氣俱樂部中、歡迎大會、時閒已屆、除一再電話催行外、並有加藤玄智博士、

親自帶車來接、且謂清浦老人、及其他諸名士、及蔣使、均已齊集久候、余聞此言、遂謝諸客、登車前往、該俱樂部、爲東京震災後之有名歐式建築、廳室雄偉、然以賓客衆多、幾無隙地、余下車換乘升降梯登樓、到客室後、先與清浦老翁、及在座者、一一握手爲禮、清浦翁相別綦久、健壯猶昔、且謂今夕預定出席聚談後、明晨即有京都之行、彼間約有三旬餘滯留、如能於京都謀暢晤、甚好、否則歸來仍須謀長時間之歡叙、云云、因余京都遊程、爾時固已預定也、嗣與床次竹二郎諸舊友、互道契闊、旋即入座、清浦翁主席致歡迎詞、余致答詞、床次竹二郎、服部宇之吉、三上參次、永田秀次郎、諸名士均有演說、永田曾任東京市長、現任貴族院議員、以雄辯稱、語多風趣、聽者稱快、宴畢、與清浦翁暢談、互訂後約、別去、翁年八旬有五、前後凡數小時、周旋酬酢、毫無倦容、據談者謂、翁善攝生、最愛徒步、每日必有相當運動、故能清健如此、夫人亦屆八旬、老而彌健、至足羨也、是夕歸寓已遲、自是厥後、每日規定日程、一無閒晷、直至五月廿八日、恰滿一月、始乘夜車於廿九日晨抵大阪、在阪滯留兼旬、於六月十八日、離阪赴越前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十九日、赴加賀山中溫泉、爾時左臂、酸痛增劇、積勞之後、稍事療養、廿四日折回大阪、廿五日乘夜車、發門司、廿六日午后、乘長江丸內渡、廿九日可抵津、經過事實、排日鋪叙、頗嫌繁瑣、此後則分類叙之、

此行於彼都政軍界各要人、會晤較夥、撮要介紹、想亦國內人士所願聞也、齋藤內閣乘犬養木堂國難以後、已兩年餘、自大藏省黑田次官嫌疑案發動以來、一部分政客、自然欲利用此機

會、作倒閣運動、競欲嘗鼎一臠、新聞方面、鼓吹尤力、惟聞財閥一部分、對於現閣、尙表示擁護、有力軍人方面、亦主靜觀、際此軍縮案緊、任大責重之時、後繼人物、談何容易、加以輿論憎惡政黨、鈴木若槻出山、似均有待、安達以下、更無論矣、軍部一派、反對宇垣、鮮督之席、姑仍舊貫、(宇垣初歸、余晤於車中、暢談之下、頗有豪氣、)清浦託辭衰老、近衛遊美未歸、一木甫長樞垣、未便遽予遷調、平沼以國本社之故、與一部分軍人太接近、目前轉不爲某一方面有力者所諒解、現正翔迴、容時機成熟、再談出任艱鉅、以外海陸耆宿、雖非無人、似聞遴選亦匪容易、邇來元老重臣、迭相往來、交換意見、即此唯一大問題、我輩旅行人、聞見雖夥、苟欲捉取真象、直如在五里霧中、後事如何、姑聽下回分解可耳、

齋藤(實)總理、年近八旬、高橋(是清)藏相、八一、山本(達雄)內相、七九、故現內閣中、有長老之稱、然其真正台柱、(日人謂之大黑柱)則手握財政大權之高橋是清一人耳、日本年來、全國經濟力、日見回復、內則金融安定、措置有方、外則海外貿易、突飛進步、國民多數、僉謂非高橋翁力不至此、是翁矍鑠、主眷極隆、聞數日前、齋藤首相參內、天皇偶詢、高橋何久未來、齋藤答言、彼年事較老、近抱采薪、溲溺尤數、天顏溫語、謂下次再見伊時、當移別殿、以便如廁較近而便、日人盛傳此事、亦可見彼國君相閒、情誼交孚之一斑也、余與齋藤共談三次、一爲正式訪問、一爲官邸招宴、一在前田利爲侯爵邸之園遊會中、此老器度恢宏、溫容可掬、殷殷爲我介紹同座之大使及夫人、彼於談政之外、特詢我國近年來女子教育問題、言外之意、

似謂歐化摩登、害多利少耳、藏相高橋、乍見如六十許人、頭腦明晰、舉國交推、曾告我云、彼於攝生從政、胥持無我主義、罔不純任自然、生命且置度外、受爵亦既堅辭、但以平民報國、蓋於儒佛之外、尤服膺黃老也、又謂國家疆土、不宜開拓過大、大則治理匪易、轉不如較小之國、國民之團結力、格外堅強、言外之意、頗耐尋味、又云、一國國民之真正富力、應視其全國國民之真正元氣、及勞動力、如何、非黃金與白銀、以及其他財產額數量之比例也、健談名理、歷二三小時不倦、余因另有他約、祇得辭去、

日內閣共十二部、(日人稱省)首相兼文部、現領袖祇十二人、前述三長老外、均一一暢談、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年僅五七、以才智稱、與軍界人物、頗有相當聯絡、一般日人、呼之爲論語大臣、因彼嗜讀論語、無論何時、必以袖珍本論語、携置衣袋中、據伊告余、每晚就寢時、必玩讀論語中數節、至少數語、藉以檢束身心、且自省日間所爲、與古聖所詔示者、究有合否、雖基督教徒之於聖經、不是過也、談次、余偶及宋之趙普半部論語、趙抃焚香告天往事、伊極稔解、並遜謝焉、余抵門司、閱新聞、始知有天羽聲明一事、此行既無外交任務、當然力避政治談話、至儒佛關係、彼此縱談、津津不倦、伊極端表示、目下任對何方、力求諒解、絕無野心、此固外交家之通常辭令、外部官邸招宴、次官重光葵、局長桑島主計、坪上貞二、以及堀田天羽諸幹部、談更深摯、坪上因伊主管關係、對於文化事業、尤爲關心、最后一談、逾兩小時、涉及漢宋學派、講學學風、言之特詳、伊近以文化資金、資遣日生到華留學、研究經史音韻者、聞有十餘人

之多，此次同船渡津，中有九州帝大法文學部副手山室三良，即其一也，坪上踐履篤實，謙沖可佩，伊極重儒學，因談東京湯島之孔子大成殿事，乃以武富時敏傳一冊相贈，武富遠祖，三百五十年以前，爲最初在日本建築孔廟者，此事甚繁，容另文介紹之。

海軍大臣大角岑生，儀表雄偉，厚重寡文，聞曾隸東鄉平八郎元帥部下，與現總理齋藤實、前海相財部彪、海軍大將岡田啓介、諸位，在海界中，均負相當時望，與談製造兵艦等事，歷時甚久，伊頗盼余往橫須賀軍港，參觀新式戰艦，余以時間匆促，但婉謝之，海軍省中，附設有海軍軍令部，余與大角海相別後，迺訪軍令部長海軍中將加藤隆義子爵，暢談一時以上，加藤年五十左右，在海軍界中，以精幹稱，亦著名硬派人物之一也，是日八角將軍，陪余同往，意尤殷摯，八角遊華，原係舊識，良足感也。

陸軍大臣林銑十郎，隸金澤籍，日人稱其勤學問，有手腕，現陸軍界南次郎諸宿望外，如前陸相荒木貞夫，現鮮督宇垣一成，皆一時重鎮，旗鼓相當，林氏居兩派之間，爲最有勢力之超然人物，承軍勢大張之後，裁抑軍人，俾趨正軌，尤具苦心，因余談東京之孔子聖堂事，彼言金澤向有孔子祭，孔子會，諸盛舉，及今未替，并詢我國近年來，佛教儒教與社會關係，伊於佛學外，對於儒學，信仰尤堅，一無躁氣，儒將風流，意殆近之。

司法大臣小山松吉，態度謹嚴，的是法家本色，關於法治德治不同之點，談論極暢，且謂照現行制度，三審終結，時期太長，故近年以來，漸漸趨重和解辦法，略可縮短法定時間，且東方

風俗習慣、與歐美絕對不同、家族主義、尤其特點、不重裁判、而重和解、則兩造感情、既可不傷、且與德治精神較近云云、我國司法界中、如姚次之、朱伯淵、董授經、彼均稔知、前次授經東渡、曾有過從之雅、彼津津爲我言之、

農林大臣後藤文夫、人極平易、在現閣員中、年齒居最幼者、日人以五旬之年、居大臣之位、若照慣例、頗屬罕觀、彼於全國造林事業、謂有整個計畫、砍伐培養、以百年計、相爲循環、縷述一切、如數家珍、蓋勤于事務、以幹練著稱之時勢人物也、

商工大臣松本丞治、本一著名法學專家、初談工業貿易等等、彼謂日本近年、突飛進步、固由於全國上下之努力、然實普通教育精神之特殊發達、爲一最大原因、殆與高橋藏相之持論、不謀而合、繼談法治問題、伊謂近數十年來、中國法律、多採自日本、日以唐律爲初祖、明治維新後、多採歐制、近年以來、發現種種不適之處、故又折回、仍側重所謂東方的、想中國亦應順應潮流、有所修正云云、彼曾鳩合同志中之法學家村上貞吉、帝大教授我妻榮、又廣瀨武夫、又帝大教授法學博士田中耕太郎、又鈴木竹雄、又帝大教授法學博士小野清一郎、諸位、設立調查研究中華民國法制會、如近年我國、先後所頒布之民法刑法總則、又民法中之債權總則、及公司律、(日人稱會社法)會中均已譯爲和文、加以詮釋、及評註、出版諸書、彼悉舉以相贈、且鄭重告余曰、我日本民族、所謂『文同周孔、法衍漢唐、』對於中國民族、實負一種夥大之債務、永不能忘、此種債務、非金錢的、非勞務的、乃文化的是也、今若自日本現存之文

化中、而將所謂從中土來源者除去之、尙有何物哉、中國民族祖先、亘十數世紀間、所寄與我日本民族之文化的恩澤、我日本應特別表示感謝、今關於文化的法制事、我國對於中國、有所貢獻、亦道德上自然之義務也、惟中國一部分人、有時對於日本最近文化之發達、未嘗認識、輒目日本爲唯一軍閥萬能之國、殊不知日本之文化、固伴軍事、而有比率、且同速度之發達者、上下千年、互爲師友、有何不可、又重引國民黨孫總理之言曰、『我等若圖中國之強盛、則日本實唯一之好模範、』彼序出版書中、亦不憚詳言之、人極撝謙、毫無官僚習氣、蓋從文化方面、極力主張折衷歐亞相互提携之一人也、

遞信大臣南弘、亦金澤人、曾以文職任台灣總督、資勞頗著、於遞信及航空事業、尤極盡力、談吐嫺雅、現閣員中、以能詩鳴於時、嗜讀漁洋集、書法亦秀潤有致、余於石山柳屋中、曾見其所書吾家阮亭一絕句、又見其最近雲仙口占一絕云、薰風度樹綠無涯、踏入雲中日已斜、天外一聲啼血去、滿山紅滴杜鵑花、伊以業務視察關西、正躑躅盛開時也、彼於東西文化問題、亦有極重要之論評、談次、曾下斷語曰、我輩東洋人、應注重所謂東洋文化傳統之眞精神、若一味醉心所謂歐美的、而將東洋固有的、完全拋棄、完全喪失、此大不可也、況今之西洋人、其所標榜之西洋文明、利害相權、已有此路不通之感、最近依彼等之自覺、尙汲汲焉、爲東洋文化之研究、以圖相當之補救、於斯時也、而我東洋人、尙有一部分青年、僅僅欲利用西洋單純之科學、以爲持此便可以救國、其爲遺憾、夫復何言、抑非謂西洋科學、無特殊之價值也、但